

##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or Moral Life in Ming Dynasty

YU Shu - gui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Key words:** moral life; commodity economy; social development

**Abstract:** The moral life in Ming dynasty went through four periods including simplicity, declines, degradation and decadence roughly.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had confined the social moral life; furthermore, it had the spiritual experiences for the intellectuals to search for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 日藏宋本《礼部韵略》刊印时间及版本问题

李子君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关键词:《礼部韵略》;真福寺藏本;刊印时间;翻刻

**摘要:**日本真福寺所藏北宋刊《礼部韵略》(简称真福寺藏本),前辈学者据板式、刊工推断“有可能是汴京官板”。笔者将真福寺藏本与《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等相关韵书认真比勘后,发现其正文、注释缺讹讹夺颇多,其质量当在“汴京官板”之下。故不揣浅陋,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稽考相关史实,结合该书正文、注释等,对真福寺藏本的版本及刊印时间做进一步考证。推断该本并非元祐五年孙谔增补本官版的初刊,乃是元祐五年至元祐八年间,坊间对孙谔增补本的翻刻。

中图分类号: H1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2)04-0013-07

《礼部韵略》由宋代丁度等奉敕编纂,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六月丙申诏令颁行,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太学博士孙谔等增补。该书是一部专门为科举而设,作为考官、士子共同遵守的审音定韵标准的韵书。长期以来,我国音韵学界一直认为孙谔增补本早已失传,研究《礼部韵略》或《集韵》的学者都以南宋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为主要研究或参考对象。值得欣慰的是日本真福寺尚藏有一部残缺的北宋刊《礼部韵略》(参见书影一)。

真福寺藏《礼部韵略》(以下简称真福寺藏本)正文每半页十一行,小字双行,行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方镌单黑鱼尾,下刻四声、页码及刊工姓氏,刊工有武、安、许、朱、余、涂、发、么、诚、洪、张、华、屠、胡等单字及安许、涂许、许公、陈华、公诚等双字或姓名,无牌记,韵目标字用墨钉白文。卷端上题“《礼部韵略》平声第一”,无下题。各卷大题后次行低三格排列目次,书名、韵目与正文相连属。卷末附《贡院条制名讳》一页、“景祐四年六月中书门下牒文”二页、“元祐庚午礼部续降韵略条制”三页半(缺第二页)、“元祐五年七月十六日戊时敕牒”半页(真福寺藏本以上四项内容倒装,今按页码乙正其顺序)。附录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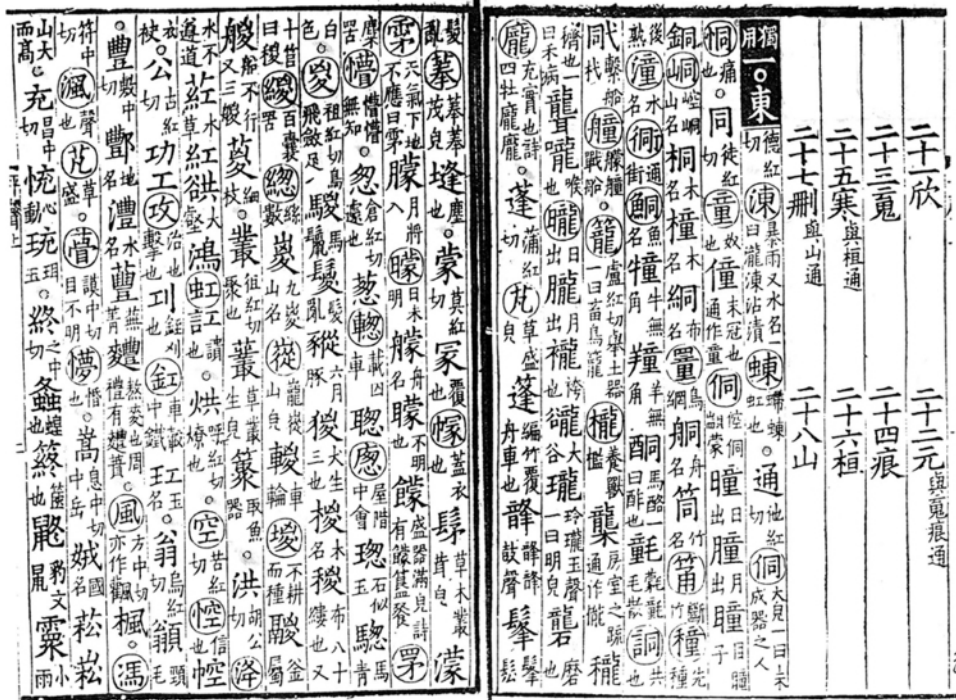
全书五卷,今存卷一、卷二、卷三、卷五,卷四去声韵全佚,卷五入声韵一屋、二沃、三烛有缺字,凡四卷六十一页。<sup>①</sup>此本行格疏朗,版式严整,字体端庄,刀法剔透,颇具宋刻风貌,现已被日本文化财审议委员会确认为“日本重要文化财”。黑板胜美《真福寺善本目录》称,真福寺藏本相传为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年)末期该寺开山和尚能信搜得。<sup>②</sup>

真福寺藏本日本文政年间(1818—1829年)曾加修补,每册封面均题“《礼部韵略》残缺凡三册”,扉页墨书“文政四年辛巳九月某日令修理毕寺社奉行所”,并有朱文圆印。现仅存线装三册,高阔22cm×14.4cm,按四声分卷,各卷卷首皆加盖“尾张国大须宝生院经藏图书寺社官府点检之印”(约4.65cm见方)的朱文方印,首尾又有“寺社官府再点检印”(直径约3.3cm)的朱文圆印。尾张国都城在今天的名古屋,藩主是日本江户时代第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的爱子。1612年,德川家康下令将真福寺迁入尾张,即今汉籍所藏之地。1616年,德川家康曾亲临真福寺阅读图书,故尾张藩主对该寺的特藏尤为珍视,两次着人点检图籍并加盖印章。<sup>③</sup>

收稿日期:2012-08-01

作者简介:李子君(1972-),男,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汉语语音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汉语语音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汉语官话方言文献集成”(10zd&1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音韵学史研究——《礼部韵略》系若干韵书之原委”(07CYY014)、吉林大学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宋代科举·官韵·诗艺——以〈宋登科记考〉〈礼部韵略〉〈宋诗话全编〉为中心》”(2009JC006)阶段性成果。



书影一：日本真福寺藏《礼部韵略》卷第一上平声一东韵首页

真福寺藏本黎庶昌《古逸丛书》未收，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了一部影北宋元祐五年官刊本《礼部韵略》，内容与真福寺藏本基本一致，但将《元祐庚午礼部续降韵略条制》列于卷首，底本是否系真福寺藏本，则语焉不详。<sup>④</sup>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内藤湖南《名古屋的宝物》、<sup>⑤</sup>黑板胜美《真福寺善本目录》都先后披露过真福寺藏本的讯息，然而他们的报告只是简单著录，版本介绍不够详尽。嗣后近七十年，学术界对真福寺藏本几乎未做过什么研究。上世纪末，日本学者水谷诚先生《真福寺本〈禮部韻略〉について》，考察了真福寺藏本与《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在韵目、小韵、反切等方面的异同，对刊印时间及版本问题也没有做具体的讨论。<sup>⑥</sup>国内学者宿白先生《现存释典以外的北宋刊印书籍的考察》、<sup>⑦</sup>严绍璁先生《汉籍在日本的流布》、《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璁海外访书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论著在重点探讨其它主题时，对真福寺藏本略有涉及，考订显得相对比较简单。<sup>⑧</sup>除此而外，至今尚未见更加详尽的有关该书版本的研究成果问世。

前辈宿白先生将真福寺藏本的板式、刊工（单字）与官刻本《通典》、《广韵》做了比较，认为版式同汴京官版《广韵》，刊工（单字）又多同官刻《通典》，推断该书“有可能是汴京官板”。<sup>⑨</sup>

宋代监本、官刻对校讎极为重视，《玉海》云：

（景德二年）九月辛亥命侍讲学士刑昺与两制详定《尚书》、《论语》、《孝经》、《尔雅》文字。先是，国子监言群经摹印岁深，字体讹缺，请重刊板。因命崇文检详杜镐、诸王侍讲孙奭详校，至是毕，又诏昺与两制详定而刊正之。<sup>⑩</sup>

又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亦载，朝廷刻书之先，必精加校讎，“校勘官校毕，送覆校勘官覆校。既毕，送主判馆阁官点检校，复于两制择官一二人覆加点检。”<sup>⑪</sup>宋监本《毛诗正义》后附“校勘经进衔名”内列勘官达十九人。<sup>⑫</sup>经过多次严格审校，宋代监本、官刻质量极高。

笔者将真福寺藏本与《集韵》、《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押韵释疑》、《紫云先生增修校正礼部韵略释疑》等相关韵书认真比勘后，发现其正文、注释缺衍讹夺颇多，卷末所附重要朝廷功令《贡院条制名讳》刊刻亦很草率（详见下文）。该书质量当在“汴京官板”之下。

板式、刊工虽是考定版本的重要证据，但真福寺藏本刊工姓名大部分刻单字，这给利用刊工考证版本带来了极大困难。有鉴于此，我们主张对真福寺藏本做版本考证时，不再囿于板式、刊工，而应该结合该书正文、注释做综合考察。

严绍璁先生未明确真福寺藏本的刊刻时间，仅笼统称作“北宋哲宗年间（1086—1100年）刊本”。稽考相关史实，结合该书正文、注释，真福寺藏本的刊刻时间，亦能得到更加明确的判定。笔者爰竭颛愚，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对真福寺藏本的版本及刊印时间做进一步考证。疏略偏激，敬祈博雅君子郅正。

二

真福寺藏本已残，缺失声全部和入声的一小部分，水谷诚先生认为“真福寺本”入声部分缺第2叶，所以屋韵16禄小韵至烛韵16曲小韵情况不明。”<sup>⑬</sup>其实，真福寺藏本缺失的韵字完全可以借助《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以下简称《附释文》）复原出来。《附释文》对增加的韵字均注明“新制添入”，保留孙谔所补，剔除南宋人所增，即为真福寺藏本所收之字。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参考了《集韵》、宋高宗《草书礼部韵宝》（以下简称《礼部韵宝》）、毛晃毛居正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以下简称《增韵》）、欧阳德隆《押韵释疑》、郭守正《紫云先生增修校正礼部韵略释疑》（以下简称《紫云韵》）、《魁本足注释疑韵宝》（以下简称《释疑韵宝》）等相关韵书，确定真福寺藏本入声残缺韵字为：

一屋 徒谷切腭小韵隳隳匱鞫讀隳隳，卢谷切禄小韵祿淥球隳隳隳隳，方六切福小韵福腹福福幅復菴，芳六切覆小韵覆覆，房六切伏小韵伏服復復鞫鞫鞫鞫，莫六切目

小韵目睦牧姆穆,息六切肃小韵肃夙宿菴,子六切蹙小韵蹙蹙蹙,式竹切菽小韵菽叔倏儻,昌六切倏小韵倏倏祝,之六切祝小韵祝粥,神六切孰小韵孰熟塾淑,而六切肉小韵肉,所六切缩小韵缩菡谡蹙,初六切蠹小韵蠹,张六切竹小韵竹竺筑策菴,敕六切蓄小韵蓄,仲六切逐小韵逐柚轴触,力竹切六小韵六陆陆蓼戮戮蛙,女六切腠小韵腠衄,余六切育小韵育昱煜粥,许六切畜小韵畜,丘六切鞠小韵鞠,居六切菊小韵鞠鞠,乙六切彘小韵彘郁澳,徒沃切毒小韵毒。

二沃 乌酷切沃小韵沃,胡沃切鹄小韵鹄,呼酷切媯小韵媯,枯沃切酷小韵酷,姑沃切告小韵告,通沃切褊小韵褊,蒲沃切仆小韵仆,都毒切笃小韵笃,徒沃切毒小韵毒。

三烛 朱欲切烛小韵烛,瑜玉切束小韵束,枢玉切触小韵触,殊玉切蜀小韵蜀,神蜀切赎小韵赎,儒欲切辱小韵辱,须玉切粟小韵粟,趋玉切促小韵促,纵玉切足小韵足,详玉切续小韵续,防玉切幞小韵幞,株玉切瘃小韵瘃,厨玉切躅小韵躅,龙玉切录小韵录,俞玉切欲小韵欲,区玉切曲小韵曲。

共计 50 个小韵 168 个韵字。

真福寺藏本所附“景祐四年六月申门下牒文”,记录了景祐年间《礼部韵略》的编修情况,《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韵略条式》未收,史籍亦无载,杨守敬、水谷诚已将其公布于世,勿庸赘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由此可以清楚地知道,《集韵》、《礼部韵略》的编纂机构称“刊修《广韵》所”,《集韵》、《礼部韵略》的编纂是在那里平行展开的。《集韵》、《礼部韵略》的关系是目前音韵学界争论的焦点,学者间几乎言人人殊,总括起来大致有五种说法。<sup>⑭</sup>这则牒文能为我们准确判定《集韵》、《礼部韵略》的关系提供重要信息。

真福寺藏本孙谔所加字一般注明“添”,“添”字作墨钉白文。今将真福寺藏本所附《元祐庚午礼部续降韵略条制》和《附释文》所附“元祐五年七月十日牒文”对勘,并详考真福寺藏本正文,从中可以知道孙谔实际所增共 17 字,<sup>⑮</sup>分两项内容:1、字义不同而经传多误用者,有“馱”等 7 字,“欲乞各随意、音释使用及韵内互相附入。”礼部看详结果,“欲依孙谔等所乞,于韵内互相附入。”<sup>⑯</sup>2、系经传正文内字,举人所常用而见行《礼部韵》有不收者,有“釐”等 10 字,“欲乞附入逐韵。”礼部看详结果,“欲依孙谔等所乞,附入逐韵。”<sup>⑰</sup>《礼部韵宝》将它们分别列入各韵内,《附释文》、《押韵释疑》、《释疑韵宝》则将其一部分刊入相应各韵,一部分附于逐韵之末,真福寺藏本亦然,具体安排如下:

馱 刊入下平声二十四盐于盐切恢小韵第 2 字,注:“饱也。《左氏》:‘小人之腹属馱。’”

厌 刊入下平声二十四盐于盐切恢小韵第 3 字,注:“《左传》:‘无厌将及我。’于盐切。添。”

贲 刊入下平声二十四盐于盐切恢小韵第 4 字,注:“《左传》:‘贪琳无厌。’本作厌,于盐切。添。”

否 刊入上声四十四有俯九切缶小韵第 2 字,有圈无注,《附释文》注云“新制否字如《诗》:‘未知臍否’之类,经传全文即于旨字韵押,如散押臍否,即许与此韵内否字通押。”

釐 附于上平声七之虚其切僖小韵末,注“《汉纪》:‘祠官受釐。’音僖。添。”

徠 附于上平声十六哈郎才切来小韵末,注“《汉志》:‘天马徠西极。’添。”

哨 刊入下平声四宵思邀切宵小韵第 7 字,注“《杨子》:‘礼义哨哨。’添。”

皞 附于上声三十二皓下老切皓小韵末,注“《孟子》:‘皞皞如也。’添。”朴 附于入声四觉匹角切璞小韵末,注“《汉纪》:‘敦朴为天下先。’添。”

说 附于入声十七薛欲雪切悦小韵末,注“《孟子》:‘说以使民。’添。”

扩 附于入声十九铎苦钹切廓小韵末,注“《孟子》:‘知皆扩而充之。’添。”

真福寺藏本去声部分已佚,厉、砺、励、委、甄、傲六字的位置及其监注按《附释文》、《释疑韵宝》还原如下:

厉、砺、励 分别刊入去声十三祭力制切例小韵第 2 字、第 3 字、第 6 字。“厉”字监注云“《尔雅》:‘作也。’《注》:‘《谷梁》:始厉乐矣,减厉谓降也。’”“砺”字监注云“礪也。”“励”字监注云“勉也”。并注明“新制云‘厉、砺、励三字音同义异,并合分押。如《荀子》云:‘钝金必待磨厉然后利。梅福云:‘厉世摩钝,即厉与励同义,不得双押。’”《释疑韵宝》“厉”字监注云“严也”,与《附释文》不同,“砺”、“励”二字监注同《附释文》。

委 附于去声五置于伪切餽小韵末,《附释文》无监注,释云“新制添入此韵用。”《释疑韵宝》监注作“《周官》:‘宰夫掌礼委积。’”并注明“新制添入此韵”。

甄 附于去声十三祭之末,独立为一小韵,五计切。<sup>⑱</sup>注“《周官·牧人》:‘毁事用甄。’《法》云‘故书毁为甄。’《释文》丘例切,《杨子》:‘刚则甄’,五计切。”《附释文》注:“新制添入。”《释疑韵宝》附于去声十二霁之末,独立为一小韵,亦音五计切,注“《释文》丘例切,《书》:‘毁甄’,《杨子》:‘刚则甄’,新制”。

傲 附于去声三十六效胡孝切效小韵末,《附释文》无监注,释云“新制添入此韵下双押。”《释疑韵宝》监注作“法效”,并注明“新制许添入此韵下与效力之效双押。”

根据《附释文》所附“元祐五年七月十日牒文”,以上韵字注中“新制”,即指孙谔上表乞增后,礼部看详准许添入颁布的条制,通过对勘比较,我们能清楚地知道真福寺藏本对孙谔所增之字做了怎样的处理。

### 三

真福寺藏本卷末附《元祐庚午礼部续降韵略条制》,很易使人误为该书是元祐五年(1090年)刊刻的。但该《条制》有可能是据祖本钞刻的,所以真福寺藏本的刊刻时间是否为元祐五年,尚需仔细验证。

推断真福寺藏本刊刻年代最有力的内证是该书的讳字。

真福寺藏本避讳包括圣祖玄朗、僖祖眺、顺祖珽、宣祖弘殷、太祖匡胤、太宗炅、真宗恒、仁宗祜、英宗曙、神宗頊、哲宗煦,哲宗以下帝讳不避,真福寺本与御讳同音的韵字均不收,《集韵》胡涓切玄小韵、里党切朗小韵、胡肱切弘小韵、于斤切殷小韵、曲王切匡小韵、羊进切胤小韵、耿迥切炅小韵、胡登切恒小韵、知盈切祜小韵、常恕切曙小韵、呼玉切旭小韵、吁

句切熙小韵,以上十二个小韵在真福寺本中都被删掉了,这与《贡院条制名讳》的规定完全相符。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云:

本朝着令,则分名讳为二:正对时君之名,则命为御名;若先朝帝名,即改名为讳,是为庙讳。<sup>19</sup>

也就是说,凡刻书遇在位时君名讳,要改刻“御名”二小字或作“今上御名”四小字。哲宗讳煦,音吁句切,《贡院条制名讳》“煦”字刻成“御名贴黄”,说明彼时哲宗临朝御极,《元祐庚午礼部续降韵略条制》收有哲宗元祐五年七月十日敕牒全文,内载此年孙谔上表乞增韵字。所以,真福寺本刊刻时间的上限应在元祐五年(1090年)。

《贡院条制名讳》亦避高鲁王高遵甫之名,《宋史·列传四十八·高琼传》:“嘉祐八年,遵甫女正位皇后。”此即英宗的高皇后,神宗生母,哲宗祖母,哲宗即位之初“令中外避太皇太后父遵甫名。”<sup>20</sup>至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二月甲子,才“诏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罢避高遵甫讳。”<sup>21</sup>据此,可以断定真福寺本刊刻时间的下限当为元祐八年(1093年)。

稽考史实,能进一步证实我们推断的可靠性。作为宋代场屋必备的工具书,《礼部韵略》的命运与诗赋取士息息相关。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的王安石变法,明令取消诗赋,改试经义、策论,这对《礼部韵略》的流布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哲宗嗣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元祐二年(1087年)改革科举法,进士科分考诗赋、经义。但诗赋考试经过十几年的废置,“举人初习声律,动多疑虑,加以经传音释与《礼部韵》间有不同,及自来传袭又多讹谬,虽主司考校亦无定论,临时率以私意去取。”<sup>22</sup>于是,元祐五年太学博士孙谔等对诗赋考试中同义异读之字、音义不同之字、失收的经典常用字、避讳用字等提出增补、讨论,经礼部审核看详,下胄监镂版刊行,是为孙谔增补本。元祐八年(1083年)九月,太皇太后驾崩,哲宗亲政,着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恢复神宗旧制,科举再罢诗赋,专考经义、策论。嗣后徽宗则采纳蔡京的建议,自崇宁元年(1102年)开始,取消科举,推行三舍选考法取士,甚至作诗竟被认为有害经术。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云:

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诋斥。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是岁莫俦榜上,不赐诗而赐箴。未几,知枢密院吴居厚喜雪御筵进诗,称口号。……或问何立法之意,何无以对,乃曰“非为今诗,乃旧科场诗耳。”<sup>23</sup>

连进献给皇帝歌颂功德的诗作,都不敢径直称诗而改称“口号”,诗赋遭排斥已到极点,《礼部韵略》的命运亦可想见。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诗赋进士科虽又被恢复,然而翌年金人即攻陷汴京,北宋灭亡。据《能改斋漫录》“郑宋修《韵略》”条记载,北宋时期《礼部韵略》“凡三经修”,最后一次即元祐五年孙谔的增补。<sup>24</sup>可见自熙宁四年至靖康元年半个世纪时间里,只有元祐二年至元祐八年的七、八年间,由于实行诗赋取士,《礼部韵略》才倍受青睐。换言之,只有元祐五年至元祐八年间才会刊刻真福寺藏本。

#### 四

据我们分析、统计,真福寺藏本的讹误脱漏,大致可分为

以下几种情况:

##### (一) 失收韵字

除避帝讳外,真福寺藏本正文共失收二十四韵字,即:五支移小韵移,六脂尸小韵尸,十虞扶小韵符,十二齐鞮小韵鞮,二十二元元小韵元,二十三魂奔小韵奔,二仙挺小韵挺,单婣小韵婣,四宵宵小韵宵,镰小韵镰,苗小韵苗,遥小韵遥,五交交小韵交,六豪曹小韵曹,十阳昌小韵昌,十一唐旁小韵旁,二十九筱了小韵筱,三十二皓皓小韵皓,三十九耿电小韵电,五质室小韵室。

##### (二) 错讹或以俗体代正体

《礼部韵略》“字画以有篆文者为正”,<sup>25</sup>但相沿传袭,讹误亦在所难免。毛氏父子的《增韵》“正四百八十五字,笔划有害于义者,悉正之。”<sup>26</sup>真福寺藏本正文、注释中错讹或以俗体代正体共三十一处,限于篇幅,仅举数例说明,如:一东蒿小韵蒿字注“中嶽”,“嶽”字真福寺藏本作“岳”;十二齐题小韵题、蹠二字,真福寺藏本作“啼、蹄”;十三佳溪小韵鞞字,真福寺藏本作“鞋”;十五灰霏小韵霏字,真福寺藏本作“雷”;二十文文小韵蠹字,真福寺藏本作“蚊”;七歌我小韵哦字注“吟也”,“吟”字真福寺藏本作“唸”。以上诸字,《附释文》、《增韵》、《押韵释疑》等韵书悉作正体。

##### (三) 误刻反切

据水谷诚先生考察,真福寺藏本误刻反切共5处。<sup>27</sup>我们经过与《附释文》、《押韵释疑》、《紫云韵》等比勘发现,除此而外,尚有10处错讹,它们是:

上平声五支韵钹小韵“攀糜切”当作“攀糜切”、皮小韵“班糜切”当作“班糜切”,十虞韵于小韵“云具切”当作“云俱切”,十二齐韵题小韵“田梨切”当作“田黎切”,十五灰韵杯小韵“脯枚切”当作“脯枚切”,二十三魂韵存小韵“待尊切”当作“袒尊切”,二十四寒韵餐小韵“干安切”当作“干安切”;下平声十四清韵琼小韵“源营切”当作“渠营切”,十九侯韵娄小韵“卢候切”当作“卢侯切”;上声三十六养韵丈小韵“陟两切”当作“除两切”,四十七寝韵品小韵“不锦切”当作“丕锦切”,五十三谦韵减小韵“占斩切”当作“古斩切”、斲小韵“七减切”当作“土减切”;入声十一没韵卒小韵“藏没切”当作“臧没切”,十五辖韵刮小韵“古杀切”当作“古刹切”。<sup>28</sup>

##### (四) 删减监注

《礼部韵略》的注释是经过礼部或国子监看详审定的,称“官注”或“监注”。通过与《附释文》、<sup>29</sup>《增韵》、《押韵释疑》、《紫云韵》、《释疑韵宝》等相关韵书比勘,我们发现真福寺藏本存在删减监注的现象。可以明确认定真福寺藏本删减了的监注共计十二条,限于篇幅,仅举数例说明。如:五支钹小韵旃字《附释文》、《紫云韵》监注云“旌旗旃靡”,真福寺藏本作“旗靡也”;三萧箫小韵箫字《附释文》监注云:“《月令》注:编二十三管,长四寸。亦作箭”,真福寺藏本简作“亦作箭”;四宵遥小韵鸛字《附释文》、《押韵释疑》监注云“雉名,青质五采,皆备成章曰鸛”,真福寺藏本删掉了“皆备成章曰鸛”六字。

##### (五) 误圈墨围

真福寺藏本、《附释文》、《紫云韵》、《释疑韵宝》对异读音均圈饰墨围,并注明又音及所见韵部,显示互见出处,以便

读者翻检。如《附释文》一东卢红切笼小韵笼字圈，注“又力董切，见董字韵。”一董力董切咄小韵笼字圈，注“又卢红切，见东字韵。”真福寺藏本只圈饰墨围，并不注明又音及所见韵部，将真福寺藏本与《附释文》对照，真福寺藏本多圈一百二十一字。真福寺藏本已残，很难从正文互注判定墨围正误，所以我们充分利用了与之关系密切的《增韵》、《押韵释疑》、《紫云韵》和《释疑韵宝》。《增韵》共增加四千一百六十六个韵字，其中毛晃所增注明“增入”，毛居正所增注明“重增”，并为因增添韵字而产生的异读字加圈互注，共增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sup>②</sup>在真福寺藏本比《附释文》多圈的一百二十一字里，可明确断定属于误圈的有七十六字，<sup>③</sup>其中又音为后来毛氏父子增加的二十六字，如：二十二覃那含切南小韵南字，真福寺藏本圈，《附释文》、《紫云韵》、《释疑韵宝》亦音那含切，但无又音，不圈。《增韵》圈，注“又侵韵，今圈。”二十一侵乃林切南小韵南字圈，注“又覃韵，增入”，则“乃林切”系毛晃所增。

(六) 误刻脱漏御讳嫌名

真福寺藏本所附《贡院条制名讳》载有北宋哲宗以前历代帝王(含哲宗)御讳(参见书影二)。然核之于《附释文》所附《淳熙重修文书式》、李攸《宋朝事实》等文献，御讳嫌名多有脱误，今据《集韵》、《增韵》、《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监韵条式节要·祖宗明讳》、《紫云韵》、《宋朝事实》卷一《祖宗世次》等订正如下：

- 1、圣祖玄，胡涓切，朗，卢党切，胡涓切嫌名第 17 字作“徇”，误。徇，息晋切。《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作“狗”，是。狗，胡涓切。《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卢党切嫌名第 4 字“寘”下有“朕”、第 9 字“根”下有“根”、第 15 字“箕”下有“寘”。
- 2、《宋朝事实》信祖眺，士了切，嫌名第 2 字“眺”下有“眺”。
- 3、《宋朝事实》顺祖珽，他顶切，御讳“珽”下有“玗”、嫌名第

8 字“芋”下有“程”。

4、《宋朝事实》宣祖弘，胡貳切，殷，於斤切，於斤切嫌名第 5 字“蔽”下有“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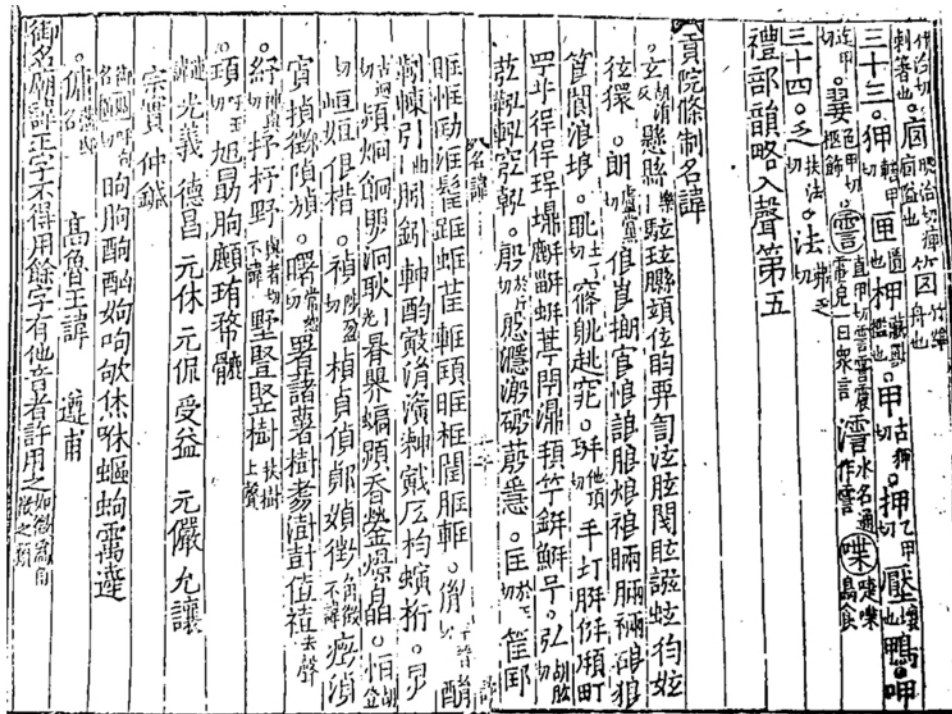
5、太祖匡，去王切，胤，羊晋切，御讳“匡”音“於王切”，误。《增韵》、《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紫云韵》并音“去王切”，是。去王切嫌名第 17 字作“輗”，误。《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宋朝事实》并作“軫”，是。《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宋朝事实》去王切嫌名“匡”下有“迂”。羊晋切嫌名第 3 字作“幘”，误。《集韵》、《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作“𠄎”，是。羊晋切嫌名第 14 字作“𠄎”，误。𠄎，《龙龕手鑑》之是反。《集韵》、《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宋朝事实》并作“𠄎”，是。𠄎，羊晋切。羊晋切嫌名第 17 字作“𠄎”，误。𠄎，以浅切。《集韵》、《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并作“𠄎”，是。𠄎，羊晋切。

6、太宗炅，古迥切，嫌名第 5 字“洞”下、第 12 字“莹”下，《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宋朝事实》分别有“熿”、“焞”。嫌名第 13 字作“燦”，《集韵》、《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宋朝事实》并作“燦”。

7、《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宋朝事实》仁宗祫，步盈切，嫌名“徵”下有“旂”，“隕”在“滇”后，其下无“滇”字。

8、英宗曙，常恕切，御讳嫌名《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与真福寺藏本《贡院条制名讳》所载迥异，音切亦略有不同，抄录《淳熙重修文书式》英宗御讳嫌名于下，以资比照：

曙常恕切 署杼嗜諸齶著濯婿  
 树殊遇切 對巖儼袒禮豎封佞跼媿劬禡樹賅属曠<sup>④</sup>



书影二：日本真福寺藏《礼部韵略》卷末所附《贡院条制名讳》

9、哲宗御讳照<sup>①</sup>，<sup>②</sup>《集韵》、《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祖宗明讳》并音“吁句切”。

“宋人避讳至严”，<sup>③</sup>洪迈论及宋之御讳云“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sup>④</sup>事关士子前程，故宋代《礼部韵略》系的韵书如《增韵》、《押韵释疑》、《紫云韵》于御讳嫌名之字是否回避、是否可押等反复讨论。对待这么重要的朝廷功令，真福寺藏本却如此草率，坊贾、手民利欲熏心，误人子弟，令人发指！总之，真福寺藏本正文、注释、《贡院条制名讳》讹误如此之多，足见其刊印校勘之粗疏，既非监本亦非官刻明矣。

北宋前期，对书籍的刊印管理很严，从神宗朝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罗璧《识遗》云“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sup>⑤</sup>禁刻之令尽弛，故凡书之为人所急需，有利可图者，坊贾即广为搜访雕印。北宋贡举诗赋考试，举子可携《礼部韵略》入场，如王标云：“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

厨、蜡烛等入；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黜出，殿一举。’其中严诫是也。”<sup>⑥</sup>程大昌亦云“举子前此许挟书，至祥符止许带《礼部韵》。”<sup>⑦</sup>“熙宁变法”罢黜诗赋十余年，元祐间朝廷明令复以诗赋取士，《礼部韵略》遂成了畅销书，应试举子当人手一编，所谓“利愈厚而业者众”，<sup>⑧</sup>孙谔等增补的监本颁行后，私刻坊刻必风起云涌，遍及全国，真福寺藏本乃当年众多版本之仅存者。值所谓“观于所刻之书，可以覘一代之治忽矣。”<sup>⑨</sup>

## 五

综上所述，我们推断真福寺藏本并非孙谔增补本官版的初刻，乃是元祐五年至元祐八年（1090 - 1093年）间坊间对孙谔增补本的翻刻，版式、刊工依官版照样翻雕，滥冒官刻以昂其值。虽然如此，真福寺藏本的价值却不会因此降低，因为该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礼部韵略》最早的版本，它完整地保留了元祐五年孙谔增补本的原貌，在其官刻祖本尚未发现之前，它是我们藉以了解孙谔增补本乃至景祐原刊本的第一宝贵资料，其文献价值弥足珍贵。

## 注释：

① 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上册，299页，中华书局2008）谓“是书全五卷，此本今存卷第一、卷第三、卷第五，凡三卷共六十一叶”，点检有误。

② 黑板胜美《真福寺善本目录》正编，昭和十年（1935年）十月印刷。又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上册，299页）称“原奈良东大寺东南院圣珍等旧藏”。

③ 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31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④ 影宋本行格情况，杨氏谓“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摹写精整，想见原刊之善”，详见《日本访书志》卷四，4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⑤ 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二，载《书目丛编》第五十八册，台湾广文书局覆昭和稿本影刊本影印，1967；内藤湖南《名古屋的宝物》载《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252页，原载《朝日新闻》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七月廿八日。

⑥ 水谷诚《真福寺本〈禮部韻略〉について》，《人文論集》第11号，创価大學人文學會，平成十一年（1999年）三月。张丽娟先生将其译成中文，刊于《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题为《关于真福寺本〈礼部韵略〉》。

⑦ 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所附《现存释典以外的北宋刊印书籍的考察》，《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6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⑧ 严绍璁《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璁海外访书志》对真福寺藏《礼部韵略》的版本特点做了简单介绍，并考察了其中讳字情况，但未明断其刊刻时间，仅笼统称作“北宋哲宗年间（1086—1100年）刊本”，详见严著436—4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又可参见严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上册）299—300页，中华书局2008年。

⑨ 同本文2页注释⑦。

⑩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814页，广陵书社2003。

⑪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一“词翰书籍”第十三

条，3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⑫ 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王忠愍公遗书》第23册，民国十七年海宁王氏石印本。

⑬ 同本文2页注释⑥。

⑭ 目前音韵学者对《集韵》、《礼部韵略》关系的认识主要有：（1）《礼部韵略》由《景德韵略》改名而来，《集韵》与《礼部韵略》是详略两书；或《礼部韵略》是《景德韵略》的修订本。戴震《声韵考》（卷二）等持前说，《中国大百科全书》持后说。（2）《礼部韵略》是《集韵》刊修《广韵》的先导，是先后修成的两部书，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持此说。（3）《礼部韵略》、《集韵》是先后修成的同一部书而分详略两种，王力《汉语音韵学》持此说。（4）《礼部韵略》是与《集韵》同时修撰的《集韵》摘要本；或《礼部韵略》是《集韵》未定稿的简缩。陈振寰《〈韵学源流〉注评》持前说，宁忌浮《〈礼部韵略〉讨源》持后说。（5）《礼部韵略》是《礼部韵略长编》的简缩，跟《集韵》有密切关系，水谷诚持此说。参见张渭毅《再论〈集韵〉与〈礼部韵略〉之关系》，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9卷第11期。

⑮ 宁忌浮先生认为孙谔增10字，见《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81页，中华书局，1997；张渭毅先生认为孙谔共增51字，见《〈集韵〉研究概说》，载《语言研究》1999年第2期。案：据《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所附“元祐五年七月初十日牒文”，孙谔在增加17字的同时，还对“字同义而有两音者”26字（此内容真福寺藏本所附“元祐庚午礼部续降韵略条制”缺失，“自来传袭以为合当回避，而实与庙讳不同音，不当回避者”7字做了讨论。两位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将孙谔讨论的韵字计算在内了。

⑯ 参见真福寺藏本所附《礼部新制·元祐庚午礼部续降韵略条制》；又《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所附《韵略条式·元祐五年七月初十日牒文》。

⑰ 同本文4页注释③。

⑮ 此据宋理宗绍定庚寅刊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曹寅棟亭本《四库全书》本在去声十二霁之末。

⑯ 程大昌《演繁露》卷五“诋”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⑰ 《宋史·哲宗本纪一》318页，中华书局，1997。

⑱ 《宋史·哲宗本纪二》339页，中华书局，1997。

⑲ 同本文4页注释⑬。

⑳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2562—2563页，《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㉑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㉒ 郭守正《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校正条式》，南宋理宗时期建阳刻本。

㉓ 毛晃《拟进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表》载《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首，元至正十五年日新书堂刊本。

㉔ 同本文2页注释⑥。

㉕ 讨论部分参见拙文《日本真福寺藏〈礼部韵略〉与〈四部丛刊〉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反切的差异》，《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㉖ 《附释文》注释中排除所附“释文”即是“监注”。但传世《附释文》均未经认真校勘，多有讹夺，特别是脱落“释云”二字，就会混灭所附“释文”和“官注”的界限。所以，我们利用该书进行比勘时格外小心，在仔细核实相关韵书后方作决断。

㉗ 毛晃《拟进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表》载《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首，元至正十五年日新书堂刊本。

㉘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订正监本《礼部韵略》误圈七十

处，分别注明“元有圈，今正。”这七十处真福寺本（缺去声）亦都误圈，如：十七真频小韵“娉”字，真福寺本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注“元有圈，今正。”这些是真福寺本承袭监本之误，不计算在内。

㉙ 真福寺藏本《贡院条制名诋》缺翼祖赵敬庙诋。考《宋史·哲宗本纪》等文献可知，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同年十一月，“祧翼祖，祔神宗于太庙”，故真福寺藏本于翼祖庙诋不载。真福寺藏本所附《贡举条制》称“兼勘会敬字旧系庙诋，《新制》庙诋内更不收入，今欲乞于《韵略》映字韵内依旧收入”。徽宗崇宁三年，才采纳蔡京的建议，“立九庙，复翼祖、宣祖”。李攸《宋朝事实》卷一《祖宗世次》收翼祖赵敬庙诋，音居庆切，嫌名有“竟镜獯獯”五字。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四祖”——僖祖赵朶、顺祖赵瑑、翼祖赵敬、宣祖赵弘殷的名诋，因“祧庙”不避，故《淳熙重修文书式》、《押韵释疑·监韵条式节要·祖宗明诋》均予删除。

㉚ 欧阳德隆《押韵释疑·监韵条式节要·祖宗明诋》“禘??”在“亘”之下。

㉛ 何琇《樵香小记》卷下“宋诋”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㉜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一“帝王诋名”条，5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㉝ 罗璧《拾遗》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㉞ 王标《燕翼诒谋录》卷二，11页，中华书局，1997。

㉟ 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二“举子称习进士”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㊱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74页，广陵书社，2007。

㊲ 同本文9页注释⑥，80页。

（责任编辑 吴明东）

## On Print Time and Edition Problem of Libu Yunlue in Song Dynasty Collected in Japan

LI Zi - 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Key words:** *Libu Yunlue*; edition in Zhenfu Temple; print time; FanKe

**Abstract:** It is inferred that *Libu Yunlue* in Song Dynasty collected in Japan is probably the official version of Pyankung. Compared the version collected in Zhenfu Temple with other relevant editions, one finds that it is lower in quality concerning with its text, note and other aspec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previous scholars, combing with text, notes of the book, the paper aims to make a further test about the print time and edition problem.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is edition is not the first one written by Sun E, but the Fan Ke to Sun E's additional version between five - eight years in Yuanyou time.